

婆媳过招

婆婆的关心我懂了

怀孕了,起先是妊娠反应剧烈,继而是要保胎防早产,除了在家走动走动,好像剩下的时间都与床为伴了。看着夫每天早早上班,再下班,下班后又洗衣服又做饭,厨房灶具要始终保持原来的颜色也不是一件易事,隔三差五还要擦拭不时来家里报到的灰尘……那段日子夫忙得灰头土脸的,要是有人帮一把该多好啊!

婆婆来了,住在我们楼下(我们住五楼,四楼原是夫的外婆、婆婆的母亲住处)。婆婆在我家楼下正式入住的第二天,一大清早离产期还有半月余的我就见了红,老公急急地去向他的母亲——我的婆婆报告,待上楼来时却又笃悠悠的,让我安心,说婆婆大人说头胎没那么快,还要两三天呢?可正巧碰上我这个曾学过医的媳妇不听老人言,硬是让夫通知了我母亲,在中午赶到了医院,当天晚上亮亮呱呱坠地,让守候在外的母亲放下了心,也让同母亲一起在外守候的夫咧开嘴乐了半天!

曾怨过婆婆居然连如此重大的事都这么漠视!但当第二天公公下班后偕婆婆来院探视,平日不苟言笑的公公看见亮亮居然乐得眼睛都似弯弯的月亮,婆婆抱起亮亮更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放弃了自己的怨恨!而后来知道婆婆生产两个孩子和她钟爱的女儿生产时都是如她说的那样,不似我这样快的时候,我释然了,婆婆只是固执于自己的经验,我又何必斤斤计较!

三个月的产假一晃而过,我上班了。好几次下班回来看见熟睡的亮亮仰躺着,腹部却明显高出一截,仔细查看,天!居然背后的衣服都没有拉平,全都层层叠叠地压在亮亮背后——这样睡觉怎会舒服。当时曾有发火的冲动,可是夫让我要求不要过高,又说有几人会像我这般有医院小儿科工作的经历,对小小婴儿可以应付自如。火气降下来,想想婆婆年轻时工作忙,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是自己带大的,又怎能苛责?过后,婆婆曾关照我们,说亮亮睡着了千万不要替他拉衣服脱衣服,一碰亮亮就醒,再就又哭又闹不肯睡了。面对婆婆的叮咛,我又怎能再说我替亮亮拉衣服脱衣服亮亮睡得香甜依旧!婴儿时的亮亮睡得少,为了让亮亮多睡觉,婆婆宁愿把亮亮抱在臂弯里两三个小时,只为亮亮能多睡一会儿……婆婆是真心的,只是方式与我不同罢了。

亮亮渐大,会走会说了。忽然有一天,我发觉婆婆背着亮亮,亮亮趴在婆婆背上,一只小手指着过往的车子,一只小手勾住婆婆的脖子问东问西……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婆婆六十几岁了,而亮亮越来越重,我怎么会没发现一贯抱着亮亮的婆婆何时开始已经不堪此重负,而只能背着亮亮了?

羽竹

由于疏忽,远洋船员在船上受到了过量的X光照射,等待体检结果的过程让妻子备受煎熬,最终,丈夫身体无恙,他们有劫后余生的幸运感。

惊心动魄一星期



朱伟、宁红一家三口

宁红的先生朱伟是远洋船员,他毕业于海运学校,由于勤奋努力,和宁红结婚时是三管轮,现在已升任轮机长了,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老鬼”。远洋船员收入相当可观,宁红原先有一份工作,但是朱伟一出海就是三个多月,孩子又小,所以和丈夫商量之后,她辞掉了原先的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闺中好友都羡慕宁红,说她家朱伟虽然长年不在家,她一人带孩子辛苦点,但这个丈夫好学、上进、能赚钱又顾家,夫在是模范。

朱伟又出海了,今天正是回家的日子。宁红不仅打扫了屋子,还家附近的饭馆订了位子。但直到晚上七点钟,朱伟还没有到家,通常他都是会在下午两三点就回来的。如果有事耽搁,朱伟肯定会打电话通知家里的,现在他的手机打不通。

宁红一直等到晚上十点,给远洋公司的领导打了电话,领导的妻子接的电话,说领导已经赶到上海去了,船上出了点事情。她又问宁红的丈夫叫什么,宁红说是朱伟,领导的妻子失声说:“你丈夫就是‘老鬼’?”宁红浑身发抖,连声问:“是他出事了?”领导的妻子迟疑地告诉她:在一个港口,用X光探伤机对船体进行探伤,事先安排所有的船员都下船,但是朱伟前一天太累,睡在临时值班室。大家以

为船上没人了,就开始X光探伤,等全探完了,才吃惊地发现朱伟出现在甲板上,同事们都吓坏了。所以一回国,公司就安排朱伟到上海体检。

她这边刚挂电话,朱伟的电话过来了,宁红赶紧问他体检情况。他说:“啊,谁这么嘴快,都告诉你啦?检查报告要一个星期才能拿,没事的,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这边宁红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他的心情也不好,但还是故作轻松地:“喂,老婆,我体检要抽血,忙到现在还是空腹呢,我一回家就要吃饭哦。”

宁红赶紧去厨房忙碌,又忍不住上网去查人体遭到放射线危害的后果,只见上面写“放射源发射出来的射线可以破坏细胞组织,对人体造成伤害,当人受到大量射线照射时,可能产生头昏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机体损伤,甚至死亡。”看着看着,她的眼前就被泪水弄得一片模糊。丈夫一进门,她就扑上去端详他面容的改变,不住地问:“头昏不昏?”见朱伟狼吞虎咽地吃他以往在家点击率最高的菜时,她又在心里祈祷:他胃口这么好,应该没事吧?

医院真是折磨人,知道病人和家属的心都像放在油锅里煎一样焦灼,出报告还总是那么不急不忙。这一个星期,宁红都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按照约定,体检报告寄到公司的职工医院。朱伟说:“你在家带小孩,我一拿到报告就回来。”宁红执意要跟去,于是一家三口一起出发。一路上,宁红觉得心跳得快要蹦出来,她挽着丈夫的胳膊,觉得他也有点微微发抖,只有年幼的儿子还以为和父母一起去公园,兴奋得叽叽喳喳。

报告在二楼医生处,朱伟说我去拿,叫妻儿在楼下等。宁红在楼下走廊的长椅上可坐不安稳,一会儿看一眼楼梯,一会儿又站起来。一直等了十分钟,还不见朱伟下来,难道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他在向医生咨询?她觉得眼前的景物越来越遥远,儿子的声音也越来越听不清了。她牵起儿子的手,向楼梯走去,却看见丈夫下来了。宁红赶紧拿探询的目光去看朱伟,他面露微笑,将报告袋交给她,一把抱起儿子,举起来转圈,嘴里嚷着:“每一项都正常,没事喽!”宁红拿过体检报告,纸张簌簌地响着,可她手都抖得翻不动下一页,但现在已用不着再翻了。

她狠狠地打了丈夫一拳,说:“你怎么这么晚才下楼啊?”朱伟抱着儿子说:“医生去洗手间了,等了他半天。”嗨,本来已经够折磨人了,医生也来凑热闹。她也走上前去,将丈夫和儿子都紧紧抱住。 卢世宏

咱爸咱妈

储蓄的母爱

不知为什么,远离母亲的这些日子,我常常会想起母亲的那只小木匣。那是一只黄杨木制成的小木匣,它静静地放在母亲卧室的窗台上,年年回家,风雨依然。

母亲一直生活在乡下,至今跟父亲一起耕耘着几亩薄土,生活得十分俭朴。每过三两个月,我跟妹妹都会给母亲寄些零花钱回去,但母亲却总是舍不得花用,而是将它们存放在小木匣中,还说:“又多了一笔财富了。”

那只小木匣,记得是我五岁生日那天,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小小的我,想到将那些零花钱、压岁钱存放在小木匣中的乐趣,高兴了好些天。上了中学,小木匣似乎对我已毫无意义,我让母亲将它当废品卖掉,但母亲却说,不要卖,往后,我有了一笔闲钱,也可以用它来储蓄。我笑了笑,以为年过半百的母亲童心未泯。

因家中经济状况不好,父母常为应付我和妹妹从小学到大学的昂贵费用而奔波,母亲的小木匣一度空空如也。后来,儿女们都参加工作后,母亲的小木匣方才慢慢有了一些“内容”。我时时看到母亲弯曲着身子,将那一沓一沓的鸡蛋钱、蔬菜钱一一存放在小木匣中。我跟妹妹隔三差五给他们寄回的零花钱,母亲也舍不得花用,一并装入小木匣中。

似乎,母亲对那小木匣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有一次,家中的小花猫不慎将小木匣

掀翻了,结果被母亲一顿狠狠地追打。从此,那小木匣在我的眼中,也变得重要起来,意识深处,存储,仿佛已成了老人家唯一的乐趣,不容许我们这些晚辈去破坏。

直到2002年夏天,我3岁的儿子突然患上脑膜炎,住院急需好大一笔钱,我这才知道一向勤俭持家的母亲一直保留着小木匣的良苦用心。那时,我搜净家中所有的积蓄,到头来还是差了一大截,便只得回老家向亲戚朋友借。母亲走到窗台,取下那只她一直视为宝贝的小木匣,打开,毫不犹豫地将其里的钱都倒出,对我说:“拿去应急吧。”

里面,全是一些5元、10元的零钞,好大一堆,细细数过,我方才惊讶,这些年来,母亲就靠这些零钞,居然积攒到5000元之多。

有了这些钱,儿子顺利地住进了医院。母亲也来了,看到小外孙日渐有血色的小脸蛋,她老人家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跟她面对家人不准碰一下小木匣的表情判若两样。

看到母亲的笑容,我也恍然明白母亲一直保留小木匣的用意了——她用她勤俭的品质,将那5元、10元的零钞存储,一旦亲人有需要的时候,就成了他们坚强的后盾。

同时,我的眼眶也潮湿了,小木匣里所存储的哪里是零钞,那全是母亲一点一滴的爱啊! 王贞虎

围城滋味

那一次没接的电话

刚谈恋爱那会儿,他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一天的工作都忙完了,也吃完了饭,可以安心地坐在电话旁给我打电话。当时他说,那是一种幸福。听着我的声音,缓缓地听筒里传出,仿佛我就在他的身边。从习惯了每天这个点打电话,到以至于没有听到电话铃,心里竟空空的,自己都不知道,就这一部小小的电话,竟然构筑起了我们的将来。

结婚的那天,在他的耳边轻声问,以后,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吗?话语刚落,他便将我拥入怀中,说,会啊,每天都会。他是一名狱警,每周回家的日子不超过三天,这三天对于新婚燕尔的我们来说,将是怎样的珍贵。总是在他回来后,心喜地打理着家里的一切,憧憬着我们的未来。

两人相处的时间久了,渐渐地对于电话,也不是那么的敏感。只是想到,每天他都会打回来,一次找不到我的人,再打第二次嘛。以至于他的电话对于我来说,竟然变成了某种负担。不再像以前一样,一煲就可以煲一两个小时的话粥,现在,也仅仅只是说一些家里的事情,他依旧像以往那样交代,睡觉前记得关煤气以及水电等等。

那天,因公司加班,碰巧手机又没电自动关机了。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时,人还没坐稳,电话铃一个

劲地响,再一看来电显示,有父母打来的,有妹妹打来的,最多的就是他了。接后,他便问,你跑哪去了,怎么不接电话?语气有一点重,而我也将在老板那受的气一股脑地向他发泄,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把电话给挂了。

电话刚挂上,母亲和妹妹的电话也如约而至。听后,才知道,他担心我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便四处打电话找我,只因,这些天进小区的巷口处发生了几次抢包的事件,所以,对我是格外不放心的。妹妹说到这时,在电话里笑着说,姐啊,你真有福气,姐夫这样把你捧在手里当宝贝,你还不美到天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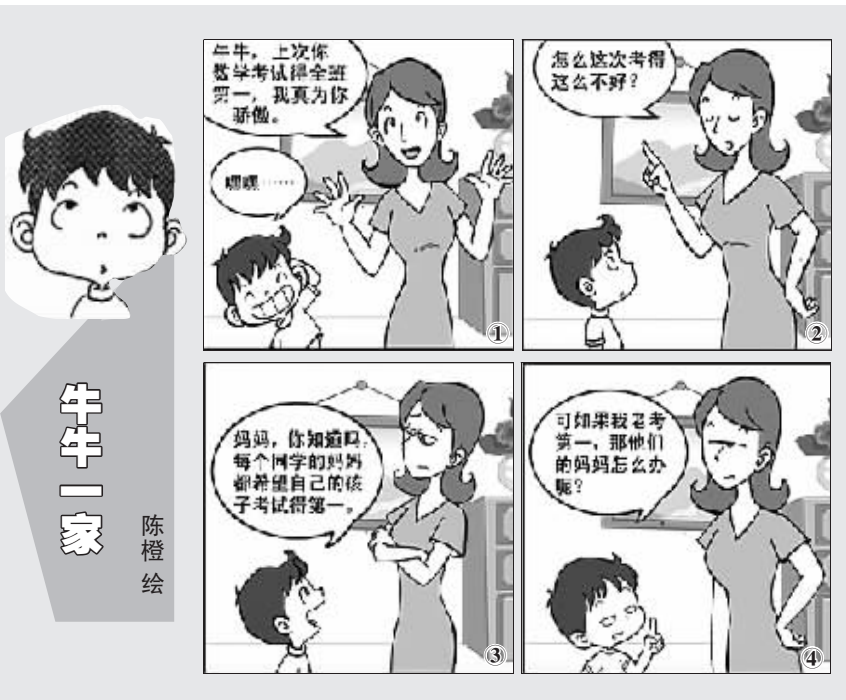
那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无理。正想着呢,电话又打来了,还是他。他说,你没事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以后,无论怎样,记得早点回家,实在不行,就去你妈那住一晚上。我心里一阵酸痛,在电话里抽泣起来。他急忙问,怎么了?电话中传来我几近哭泣的声音,我错了,不该对你发火,别生气。他在那头笑着说,唉,真是笨丫头,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自那以后,我不管是做什么,总要把手机放在身边,并且带上备用电池。听着他在电话里的叮咛,我感觉自己也很幸福,那是一种被亲人牵挂的幸福。我想此番的心境,是日日相守所无法体验的。

朱凌

参与方式

电话:025-84783552
来稿请寄:南京市新街口东宇大厦现代快报副刊“一家子”
邮编:210005
邮箱:zhuhuihui8@163.com



牛牛一家

陈橙绘